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十六

梁　剡　令劉　昭補幷注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

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唅珠玉

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共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賔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内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踴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元曰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腰太常上太宰奠太官食監中黄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大僕四輪輴為賓車大練為屋幭中黄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黄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黄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劒戶戶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天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

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

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賔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賔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

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元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

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裹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户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宫還至羨道半逢工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

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工林結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秘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釋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繊醳繊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早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馬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内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内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

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

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内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藿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馬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藏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

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曽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也

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痴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䰟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

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栢棺百官會送如

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黒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揺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着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黄門宦者引出宫門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貢山上書曰古之賢君于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轓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

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釋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逌隆

後漢書卷十六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禮儀志下備三爵如禮注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令見在河南尹無敬也○按何焯校本令改令削在字又世至為丘隴何焯校本曰至疑之

後漢書卷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十七至二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録貢生臣黄髙齡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後漢書卷十七

梁　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畧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

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園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

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渟汙皐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 上帝壇圜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

列望外徑四十步壝廣三丈高二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壝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壝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壝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壝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壝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壝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壝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内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壝方二丈高二尺　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壝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壝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壝廣八尺高八寸　為周道大夫望

之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
高六寸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
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
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
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共東共牢而食太宗高皇帝
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
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
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
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其文曰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
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
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

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宫有四

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

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斂畢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

后稷近於周民户知之世禘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觔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

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十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

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説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葢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覔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辛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廵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絜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

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輙拒絶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䜟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䜟蓋如此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則仁四

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令子末小子巡狩封禪德薄而任重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恭應圖録當得是賞懼於過差執徳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

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

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太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黄門郎

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齊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四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輙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

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名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

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廵狩至於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瑜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班於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

祭之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記禪於梁父退矣

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
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
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
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
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
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
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楊徐青三州首亂兵草横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
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
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
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
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
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
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觔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
軍賓嘉也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

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甯曰總謂工所執之以為贄者也吏各修職復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於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

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晢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宫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曰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以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干寶周禮注曰對轝曰輦事畢

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

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黒各依如其方色

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遥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卒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

牡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於藝祖用特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

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日東廵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廵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輙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脩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

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十七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祭祀志上九州平天下予○予本或作子

後漢書卷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十八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宫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葢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葢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葢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

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歷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

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曰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曰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

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歳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説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

二十四大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

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於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黒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税八乘旗尾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税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黒税六乘旗旄尚黒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廵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
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
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
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

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

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龎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邵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駮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灾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既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官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

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祀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廵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説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説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説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寗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説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别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辯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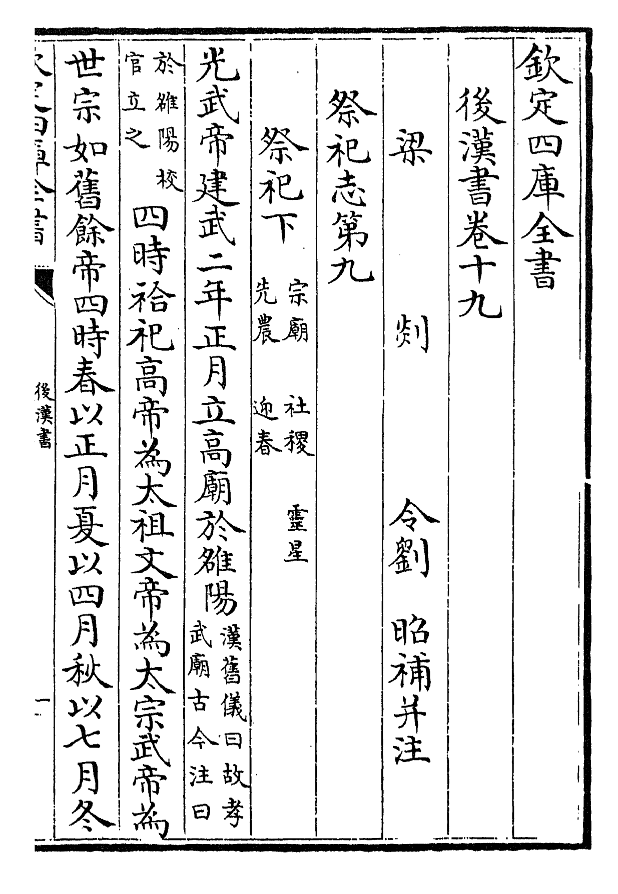
又以周清廟論之○論下衍曰字

又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

又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去邑七里○本亦作南郊七里臣良裘按下祭黄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十九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

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

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良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

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隂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于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觔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觔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祖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賛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賛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

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閒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迫遺詔誡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
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
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駮今皆并送及有可以

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羙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

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

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户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

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

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録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秏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

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户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

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内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歴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鼂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到於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

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於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輙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

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祭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來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雖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

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令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後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乎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俟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

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户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

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玊銀銅之䟽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壁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

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　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旣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

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

秦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卷十九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祭祀志下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臣世駿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為哉漢碑有之以許為御以繩為慎非有避諱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